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昌谷集卷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王穀

謄錄監生臣尹大謙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六

宋 曹彥約 撰

上書

上廟堂書

竊見敵寇侵邊諸城被圍平地百姓坐受剽掠中外洶  
洶恐有窺江之謀愚竊以為不足憂也困獸強鬪本無  
遠略乘蒙古退師之後肆衝突以示餘勇驅河南之民  
以為簽軍無復有尼瑪哈烏珠人物水潦既降馬無長

技暖氣將效弓無勁力不有敗衄必有內難謂之不足憂  
信而有徵然而治內者當有規模事外者當審施設古  
人于此二事載在方冊與治同道治如反掌與亂同事  
亂亦如之不觀天下大勢而獨幸敵人之退師忽有強  
敵起于旁鋤梃美于中左支右吾力不暇給本朝之敵  
不止于金人而已也自古君臣同德輔佐同謀圍坐者  
有成說奔走者有定嚮然後事無不成為無不就自開  
禧用兵以來迷失此意疆場之事不得盡至榻前聞外

之人不得盡聞廟議上以籠絡之術行其私下以苟簡之意逃其責甚至兵無主將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武宣威造命之本誤矣自古中書之務貴在清簡操略所以御詳居靜所以制動元首叢脞萬事皆隳自開禧用兵以來調發一項人馬至催劄十數驅磨一件遞角至里牌三五命令不堅決而持守易變賞罰不信必而奉行無準甚至庚牌太多未免失墜調發太遽多至叛亡而造命之本紊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須閫外先有

事權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則不足以服人權不一則不足以出令又須有財物可以動衆有官爵可以賞功聖賢審度事情立說如此必有所見開禧雖立宣閫實無事權名為招撫者或得以抗衡名為節制者或得以侵官微而偏裨皆得以直達小而州縣皆得以僭言用揣摩之小數而欲求度外之功拘閒假之常文而欲制難料之變至於軍前支犒皆仰給于總所臨陣喝轉皆見沮于有司用事者欣然有

得謂足以關防控馭不知俊傑之士豈肯受制事掣其肘時失其機或觀望以謀奪其位或傾險以陰沮其謀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之時必須州縣先有事力故祖宗之財其根本在州縣非縱其自營也有外寇者當防內難有軍事者當固民心調發者必有激賞經過者必有券食事勢當然無可疑者開禧以前州縣儲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國用司一立專以剗刷為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有累政之積者無不起解民

間受害尤難縷數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費調運楮券不  
清其源而徒困秤提鹽筴之所以屢變舟車之所以不  
通用事者但見所入稍多謂足以補助經費不知州縣  
之間所至窘束田野之民無不貧悴有危邦之陋風無  
太平之盛觀給度牒則擾及僧道給鹽鈔則擾及商賈  
而有志者不能措手矣自古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  
敵強兵以衆而為強以寡而為弱非謂帶甲之夫皆欲  
其出戰風寒之地必欲其盡護也城郭之兵恃險以為



固其兵宜寡平地之兵恃人以為險其兵宜衆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屯于腹心分輕兵于邊徼明斥堠以守關隘倚民力以護鄉井卒有緩急則必審輕重以為策應卒有撓敗則必守家計以俟後舉小捷不足以為喜小挫不足以為辱開禧嘗試用兵不習武事置御前諸軍于邊徼不圖進取縱北騎驅馳于腹心不思決勝守關隘無慮數百處不問緩急遣戍役不滿數百卒所至潰散方且調禁卒于諸郡取弓手于諸邑論其人則未免

烏合作于外則徒見張皇及至光濠受圍則兩淮束手  
襄安城守則荆湖痛心置赤子于度外遑恤蹂踐稱所  
寨為雋功止同剽掠每見捷報令人媿惡設伏者不過  
百人斬首者不過三級生擒一名便稱萬戶馱子一頭  
便稱番馬解圍之音日聞而北騎不退報捷之旗日上  
而境土不闢所幸敵無謀耳萬一稍識兵機陰行詭道  
或多方以相誤或聲東以擊西指偏師以綴諸城率驍  
銳以迫江潯而吾國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後用之不教

者謂之殃民所謂教之者非特行陣進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者常有以養其氣明爵賞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風察衣食之不闕而銷其飢寒之慮然後正階級以定其分示好惡以觀其智將必使之知兵兵必使之愛將以此衆戰始可集事開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未已旋復陷沒取和尚原奏功未報旋復失利宿州未得已有靈壁之敗唐州未至已有三交河之衄兵不素教將不素練無塞井夷竈之法而遽

相蹂踐無曳柴偽遁之謀而甘受鋒鏑一矢不得以相加匹馬不得以還轡而吾國大震矣自古用兵當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安民和衆之志而後有簞食壺漿之迎有禁暴除亂之謀而後有東征西怨之事痛惟國家南渡九十餘年陷中原于域外之地往時河南北之民間本朝有恢復之意莫不延頸企踵以為禮義之國可以衽席我也自開禧用兵之時本意不立使忠義之人結怨于對境已不足厭服其心及交

鋒之際諸將素無紀律縱殺戮以詭威武肆剽掠以代賞犒濫及降附謬稱巷戰誅及寶化名曰搜山兩河之心視官軍有若寇盜十年以後怨官軍猶入骨髓致使簽軍之策得行而歸順之意不決垂亡之境猶足以動萬里之衆而規恢之本意誤矣自古舉軍國大事必須先塞倖門大開公道忠讜者未必皆合理不失為正論諂諛者未必無寸長不失為姦計在乎上之人勤于政而敏于事旌其淑而別其慝則忠讜者日得進見而諂

諛者自然退聽矣當開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債帥之弊  
用事者聞其名而惡之痛自洗濯或拔之于卒伍之中  
或起之於閑廢之地舉朝相賀便謂得人不知倖門未  
塞公論未伸善結託者雖無功而安不善結託者雖有  
功而懼無債帥之名而實有債帥之費故詐冒奏功者  
往往得志真實用命者紛紛得罪而諸將之志怠矣自  
古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間探之所以明非特重賞以使  
之也參之以聖智行之以仁義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

考其實自彼而來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推赤心以用其  
豪傑厚衣食以養其行輩又時縱一二以疑之使彼之  
情偽所在有不得而掩者開禧以前聘使交修釁隙未  
見敵人情偽或不可以測知開禧以後通行無壅或當  
陣被擒者乃大將之子或受命出戰者乃中原之人敵  
已失其巢穴不能守其命令間探之不明厥咎誰執彼  
吝于用財者固不得以逃其責而反間之不得行必有  
以分其責者也捕姦細于疑似之間處姦細于必死之

地一經削髮則首領不可保一經刺舌則冤苦不得伸  
彼方且以計而誤之此復中其計而殺之使失身敵境  
者無還期俛首奴婢者不南嚮而間探不明矣自古招  
降納叛皆足以破賊因其人而用之其效最速然非如  
中國之人可以專用也正兵一萬可以用三千正兵一  
千可以用三百立正軍以為家計用降叛以為先鋒雖  
山東河北忠義之人久隔聖化亦必處置得宜表裏相  
參然後侮慢之心不作節制之令得行開禧用兵之時



僅得一納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誘族類肆行反間已往之失不復再議近歲招納忠義尤更踈略始欲借其威力收復州縣久乃引入內地付以邊陲及至釁隙已成兵已血刃外雖有委任之名內實有騎虎之勢幸而成事猶恐其桀驁不幸而不成猶恐其怨望彼誠豪傑忠義固不如此而中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百姓莫不私語妄議者則以正軍之單寡而將帥之不得其人也如此等類不可悉數姑舉其大畧言之則開禧之

事可以深鑒矣。澶淵之役，人知其必勝；燕山之議，人知其必敗。稽之往事，攷之人謀，觀天時而察變異，明如契券，更化以來，餘習未殄。凡所以治內事外之具，少所商榷，而徒畏敵人之驟至，幸敵寇之少退，不知國家血氣已汙，下于開禧之日，而疾疢未除，復汙下于三年之間。兵日以困，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開心見誠，不改絃易轍，不盡悟前失，不痛掃宿弊，猶欲陰轉而密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盜賊將起，水

早將作兵連禍結將不可支假使盡却敵寇不留一騎  
秋高必至不可以罷戍守假使宿毫歸疆唐鄧聽命糧  
運益急不可以寬力役以至盡取汴洛傳檄齊魯舉河  
南之地悉上版圖則守河之計又有不可勝言者不思  
攷古道不刊之說而徒權輕重于北騎進退之間善謀  
國者不當如此某本區區書生屢蒙朝廷器使得轉方  
面廩稍已多無所補報當時事如此乃以衰病疲恭又  
當求去有懷不盡實所未安心志凋喪文理冗謬平生

所聞槩見于此若其他小小節目未暇盡舉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幸甚幸甚

上時相書

閣下砥柱中立獨能守其道而不變出於方伯猶欲雪交承之冤濫抗風聞之疏濶雖身居外庸不得拾遺左右然慶典既行不改初議煩言雖勤無玷大節此則佐天子理陰陽論道經邦之本原也

啟

答江西帥真舍人啟

萬戶封侯一見降心之久十年作牧相先交臂之間參  
差幾失於夤緣篤叙許同於臭味鼎來專翰愧甚中忱  
恭惟某官莘野君民河汾師友大科異等發端文字之  
中讜論危言脫穎簪纓之外已上鑾坡之直猶煩金節  
之行治民數著於外庸體國最關於公論年五百而名  
世當際明良人千餘而舉幡共推經濟驛召合歸於禁  
路龍潛尚倚於中權當撫綏內外之時任表裏江淮之

責善士在王所佇增重於本朝大人格君心即峻登於  
端揆某仕雖努力學不窮源科舉得官豈有甚高之行  
簿書試吏初無可用之才搶攘偶落於邊城推擇冒當  
於帥閫勢利所必爭之地是非居相半之衝始欲踐更  
盡歷井捫參之力終慚齷齪承飛雲卷雨之流粃糠甚  
歎於揚前珠玉忽驚於在側正不皇於小已謂取笑於  
大方有客惠魚道輦下接辭之舊其人如玉作禁林揮  
翰之文恐隨侯彈雀之輕似狐父斲牛之誤肯叙金蘭

之契莫非布帛之言子產見然明心幸如今日苟爽為  
季君御有望他時

生日謝董制帥詩啟

星度河橋有感桑蓬之候地嚴制閫亦歌耆父之章玉  
成唾以難名珠欲投而恐誤敢言榮幸但切凌兢恭惟  
某官學極蟠蛭文追灝噩江湖渺渺中含萬頃之波山  
嶽稜稜外契九秋之榦獻可謂登於鼎席分憂更託於  
坤維陝以西視秩於三公闡以外宣威於萬里小朝廷

之威望度越官寮大手筆之文章寵光屬部回枯荄於  
春律發蔀屋於夜光在古道容或有之與世情相去遠  
矣某厚知如此揣分闕然

生日答王總卿啟

寒暑循遷驚見早秋之候詞章唾玉忽增晚節之光自  
慚六十不親學之年久玷三百胡取禾之誚強加題品  
徒切凌兢恭惟某官補袞天才傳衣家學人難及者有  
前輩之典刑主自知之無先容之介紹妙選飽更於劇



易賢勞無間於中邊月臨卿棘之高星動使華之遠爰  
咨謀而爰咨度已著休功俾耆艾而俾熾昌不遺屬部  
枯木再回於春律明珠忽發於夜光恐雲覆之難私佇  
泥封之亟下某辱知厚矣揣分闕然絳人疑甲子之年  
空勞記憶楚客賦庚寅之度但覺風騷

答漢州詹監丞啟

記鄂渚之舊遊九年入夢訪房湖之新政萬里尋盟吐  
覲面之珠璣出滿懷之錦繡交情得雋旅况增榮恭惟

某官蜀產瑰奇天資卓犖鍾岷山之獨秀寤寐汗青鎮  
砥柱之頽波勤拳忠赤至寶不堪於橫道高山自得於  
知音果膺芝檢之求亟上筌班之選得君行道厭直承  
明治民考功暫還蜀郡人望可齊於唐相公來又重於  
雪山將入告於遠猷即徑趨於近禁某地寒已甚天幸  
獨多昔見論心侯不封於萬戶今來銜袖筆獨掃於千  
人斲牛狐父之戈張樂洞庭之野但學過情之譽不勝  
非據之慚更具盤飧義終難於反壁空投木李禮莫備

於報瓊

除禮部侍郎答人賀啟

綴員武部未究司戎越次儀曹安能贊長偶推遷之所  
及方跼蹐以難勝道慶鼎來包羞益甚伏念某桑榆七  
袞萍梗一生家世業儒少也粗甘於黃卷塵埃試吏長  
而有媿於丹心使令徧歷於藩方邂逅或當於邊瑣學  
軍旅幾忘於俎豆樂煙霞已入於膏肓當飛龍訪落之  
初誤蒙嚴召佐司馬主兵之任已謂超除同修非史館

之才進讀寡經帷之助義宜引退官敢望遷矧乃秩宗  
舜命惟寅於夙夜使掌邦禮周官首冠於夏秋職思兼  
治於神人親擢亦難於副貳孰令朽質獲玷清流某官  
月朗分輝海涵容衆書勲外閭方將歸體貌之班增重  
裏言尚肯借齒牙之潤雖斷木不堪於粉飾何枯荻倍  
費於沾濡心知感以莫名書欲修而未暇雙魚且至不  
勝長跪之恭乘鴈何為徒有加多之媿意猶未竟文不  
能宣

受兵部侍郎告謝宰執啟

晚景祝釐分已安於假寵夏官置副命忽拜於真除先  
以迅召之榮飾以無官之渥有來披拂莫測遭逢惟周  
小司馬之官在唐少常伯之任俾贊而長得並列於六  
卿稍重其權亦綴名於三品舊比有攝承之序峻陞無  
踈遜之人至於以吏而名官尤必選賢而分職古來大  
手是非或謬於聖人本朝盛時朱墨兩存於鉅典體重  
固難於輕授地寒敢望於春榮如某者七袞侵尋一生

冗俗服勤州縣初心不效於毛錐守死邊陲薄命僅逃  
於馬革推擇躡觀風之選清明當更化之初首入范鎔  
遽叨閭寄夜長沙而曉湘水何補事功朝南浦而暮西  
山猥蒙識拔始冠倫於廷尉旋攝貳於版曹負薪方窘  
於沈疴徙木不堪於厚賞迹其方命尚切魂驚老矣投  
閒豈膺齒錄忽擢松階之對已參荷橐之聯大明偶際  
於當陽小試式觀於求助必有東方朔王褒之學乃可  
論思矧無司馬遷班固之才難當筆削萃此清華之望

賁于疾病之餘退省其躬媿深至骨茲蓋伏遇某官親  
逢主聖密運化鈞合日月之容光洞明幽枉贊天地之  
大美均福朔南成勲已篆於鼎彝薄物尚陳於俎豆俾  
與殺青之數濫居持紫之班某洊被殊恩益增愚慮年  
第慚於已邁身未樂於向榮藥裏稍寬尚簪筆甘泉之  
路歲華即改願掛冠神武之門

提舉常德府桃源萬壽宮謝宰執啟

琳館奉祠已足空餐之分桃川改命又叨續食之榮若

何衰病之蹤得此徵譽之甚感懷有萬負媿為多伏念  
某仕本非才用常不次中權事重每授鉞於青冥內殿  
地嚴亦冠倫於論譔血氣已疲於藥鼎姓名常在於化  
爐當穆穆迓衡時際風雲之會獨燕燕居息日登湯液  
之門甫周香火之緣亟昇絲綸之渥思成湯始居之亳  
將上版圖入秦人避世之源曾將使指南北忽驚於再  
命仙凡無間於一塵破舊比之天荒進潛藩之地望問  
松菊而荒三徑終老田園不稼穡而取百廛歸功塊土



茲蓋伏遇某官獨當一柱廣攬羣材車軌書文復祖宗  
之全盛寶璧玉器見天地之英華上儀將講於三朝小  
物克勤於一介受茲厚祿飽此餘年某惟仰體恩私母  
忘鑒寐三鍾受粟豈無報德之心萬壽名宮尚有祝釐  
之職

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明道宮謝宰執啟

禁除辭職尚叨秘殿之華帥閭輟行更竊殊庭之廩出  
異數便蕃之後播洪鈞展轉之中已遂養疴猶為躡等

伏念某無才應世以樸持身知賦質於羈孤獨歸心於  
塊北孰難孰易四分霄漢之衣或止或行六付青冥之  
鉞夙昔不登於著位中間忽附於屬車榮哉親擢之聲  
駭甚旁觀之目謂已渝萬里先朝多屬於鉅公况閩粵  
八州乾道尚煩於元老假以絲綸之訓陞諸筆橐之聯  
改命湘中尚驚券外既晚景已踰於六十齒髮可知而  
免章何止於再三腹心盡露豈有造化歸投之地不為  
平生真實之言積誠幾至於瀆尊報可不嫌於反汗視

頃者河圖之直騾易名稱較昔年冲佑之祠更分等級  
寓職徑同於法從申圻直接於中原曾是開陳俾全進  
退茲蓋伏遇某官用人無我與物皆春大度并包革內  
外重輕之弊嘉謀契合幹陰陽闔闢之機拯斯民若濟  
大川愛善類如護元氣萬彙自安於生息一元莫測於  
轉移謂某久在使令或可巡行於郡國知某窘於疾病  
雅宜歸老於田園雖畀之香火之緣尚寵以禁嚴之例  
此為特達頗重凌兢某敢不體國存心祝釐報効職思

論譔擬聖宋之一經日俟規恢復成湯之三亳

賀梁泉使除淮東漕啟

恭審全淮領使左甸分封今南北往來事任極高于諸  
路昔國家全盛轉輸實總于一司典故用人歡謠載道  
恭惟某官文名立馬才具橫舟以八座家聲作書生之  
事業由九重親眷無世路之夤緣自頻夢於三刀旋馳聲  
於六轡德望素高于山斗恩波遍落于江湖歌皇皇者  
華之詩擢專十道負謬謬而昌之望宜在本朝臺建儀

真地雄揚子鹽筴通行于屬部戍兵散在于列戎自駐  
蹕錢塘內地密連于畿甸及分疆泗水外防常蔽于大  
江有時職重于飛芻無事體關於護客供行李之乏困  
在英蕩之精明豈無他人未足為東道之主不有君子  
其誰寬北顧之憂稍迂驛騎之行復假輜軒之寵星臨  
次舍霜凜節旄知朝廷所遣耶當關豺狼之道勞使臣  
之來者即還鵷鷺之班某所以受知得之過望暴公子  
仗斧出使風采凜然臨叩令負弩先驅露章首及日月

似偏于臨照山川又管于送迎人言幾失于二天海潤  
自踰于千里江南江北雖少限于封圻地暖地寒終不  
分于造化

除知成都答湖南趙漕啟

分閫洪都尚婆婆于南浦假除紫橐誤推擇于西陲人  
言此選之至榮自歎儻來之太驟專辭道慶一意增慚  
恭惟某官講學澗渥馳聲梁楚入登著位風生鴈鷺之  
班出擁使輶霜凜駸駸之道雲氣再開于衡嶽神光猶

射于斗墟當曉行南國之春化行舊俗想暮捲西山之  
雨心軫常僚逢人每借于齒牙致力不遺于毫髮遂使  
照臨之外亦歸吹送之中某才具闕然年齡暮矣壯猶  
有志關心安田里之民今已無聞俯首落簿書之吏燕  
敢安於巢幕狐將止于首丘驚易地之鼎來避循牆之  
不暇至今人望豈屬意于小廡自古宗英當被襟于大  
任

答漢陽簽判任制幹啟

假守斗城念歲時之不易鼎來雲牘知風月之當分不  
圖小邦有此壯觀恭惟某官學開百代統接諸任本朝  
懿草之傳源深不斷自古幹才之說志大莫名衣冠已  
著于汗青詩禮自同于儒素果因家學徑躡世科孰使  
俊游輟玉壘星橋之重將今盛美留內方大別之名滿  
荊州共識于英聲在宣幕更聞于威重風動漢江之葦  
星輝別駕之屏恐展驥從容難屈治中之駕而聯蟬忠  
蓋復騰騎省之芳某展轉此來冒昧已甚無三表五餌



之術亦使禦戎于萬死一生之中更令責効痛已定墜  
車之後任不勝當轍之時識情偽于艱難望賢才于飢  
渴有來烹鯉道方歎于悠悠譬彼阜螽心但馳于趯趯

答朱都昌賀冬至啟

吹嶰谷之竹律應黃鍾種河陽之花時推和氣反復甫  
周於易道衛扶具集於琴堂恭惟某官天與陽剛人稱  
望雅方七日未來之際已著仁聲及五陰當退之時益  
隆善政雲物效觀臺之瑞葭灰通緹室之祥人和已得

於晏溫吏畏尚驚於嚴凜與時動靜自然見天地之心  
遇主聖明行且際風雲之會某山林倦客桑梓間民恍  
災疾之未寧眩緘滕之誤至五紋弱線不勝愁緒之多  
一劄細書但徯褒綸之至

答汪都昌賀冬至啟

雲物必書二至莫尊於南至天心可見一陽獨異於衆  
陽必資命世之才克享對時之慶恭惟某官鳴珂家學  
飛舄仙風不競不綵自致詩人之祿无疾无咎宜臻易

道之亨蒲鞭已著於休聲律琯自通於和氣甫應朋來  
之候即聞彙進之期某密被仁漸喜逢剛長一劄十行  
而賜方國但仰循良五更三點而捧御床難陪語笑

答慶元胡尚書賀冬至啟

六陽順序最重初陽千歲應期必先亞歲紀瑞觀臺之  
上儲休制閫之中恭惟某官世濟忠嘉時推俊傑感風  
雲之會夙冠屬車見天地之心徑持鈞軸想色正三台  
之際在復亨七日之先某乞去未諧得閒有漸時序忽

驚於反復緘滕深愧於後先日景丈三喜周室步占之  
盛詔書尺一佇漢朝選擇之公

答都昌程宰應申賀冬至啟

天運無窮又見書雲之候政聲有赫矧當就日之期宜  
彼休祥集于吉德恭惟某官才堪柱石效著絃歌雖百  
里侯封但見回翔之窄如一時吏道孰居儒雅之先時  
適際於復亨政已成而日葦交章淳至公論益高花縣  
慈祥節三逢於亞歲筭班清切月多傍於九霄少濡添

線之長即聽演綸之下某久縻藥鼎踈在書籤驚走騎  
之鼎來見故人之意厚呼兒而烹魚素但切感懷捧御  
而入鵷行佇觀盛事

賀梁憲除泉使兼憲啟

恭審擢專泉府共貳憲臺唐十道之使權不分畛域漢  
二星之躔度重照東南望極觀風喜先近水恭惟某官  
無雙家學有用時才八座風流接武合躋於聽履兩朝  
眷注褰帷尚屈於登車當乾清坤夷之朝革內重外輕

之弊疇寬錢穀之問厥有鈞軸之儲脩司馬氏平準之書已知取予仗暴公子巡行之斧雅有威校方今國資於財比年地愛其實即山之鑄不佐於經費度淮之禁未免于具文惟昔分廣信之符察漉銅之利病逮再上浮光之最熟擁貨之隄防久焉同建於二臺今乃並馳於四牡部封益衰英蕩不移第令越北燕南均惠實同於楚尾將見星臨月傍詔歸亟對於天顏某愾日無憎自天有幸居宇下極難之邑賦人間最陋之才必祁大

夫乃可免叔向之罪非鄭子產其誰見然明之心波濤  
易動於危檣風雨又安於廣廈不圖造化每及公私微  
覽道州春陵行已吐少陵之氣再讀相如巴蜀檄更先  
縣令之驅

答潘撫幹啟

冗散三年已當解組參差數日尚及為寮喜于交臂之  
時有此降心之便鼎來遣騎榮甚烹魚恭惟某官才傑  
萬夫名高千佛翡翠火齊之耀雅有圭稜干將莫耶之

鋒中含犀利養望稍遲于朝著選賢要在於賓筵乃眷  
帥垣大開幕府邇來同列已疏躐次之榮今日十連方  
倚本兵之重信經濟假途之地當疑丞引類之機紛紛  
雖省于文書婉婉自成于器業誰云戀關但徘徊南浦  
之雲正恐追鋒已馳騁東華之道某自維末屬已是陳  
人身欲去而未能事適然而相值木丁丁而求友徒切  
心旌檀坎坎而取禾幾成顏甲三沐未遑於簡牘五雲  
先辱于緘滕不圖天幸之來竟坐地寒之累山藏川納



願寬稽緩之誅月明星稀終是依棲之地

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謝丞相啟  
峻寶閣之穹班事無近比專金華之舊職人謂殊榮漸  
違朝請之聯未改遽嚴之直辭之不獲受則難任伏念  
某早已登龍晚猶貪祿更化十九年之內盡出陶鎔居  
閒三二載以來益加粉飾待對密參於禁路賜環竟列  
於屬車豈衰頹晚景之所宜悉夢想平生之不到夏官  
天近况貳秩宗史館地嚴更陪講席內視每慚於過分

不虞乃至於挺災慮深負乘之憂頓起漁樵之念孟僖  
子病不相禮本自空疎燭之武老無能為豈堪推擇乃  
以食祝釐之廩安然居勸誦之官榮名特異於常時舊  
事舉行於曠典茲蓋伏遇某官巨川作楫下體采葑立  
兩朝平治之基安如磐石繫百辟具瞻之望隱若南山  
成功已播於大鈞餘事最勤於小物音韻發已焦之木  
範模成難鑄之金雲本無心東道出主人之岫春如有  
脚西清閣學士之端某泉石初謀崦嵫末路所得既踰

於分量其留何補於事功尚欲無厭更乞憐於造化庶  
幾未死得終老於昇平

主管沖佑觀謝宰執啟

郡最無聞合上劇曹之印家居已幸况疏上館之綸回  
視孤縱媿當異數伏念某書生入仕俗吏致身偶於多  
難之秋守株偏壘洊受曲成之造遇節多方銘績不至  
於太常足履未登於光範擢從外服進領中權雖暗室  
不欺日月照臨之有赫如大川未涉風波浩渺之無涯竟

煩對仗之言亟愧含香之召受任極慚於閫外謀生苟  
脫於兵間百病交攻尚是責輕之報二年一律甚於負  
重之憂沈綿灰作吏之心疾痛掣濡毫之肘未能祠請  
每以視觀公朝設均佚之科本優清節近歲開自陳之  
路以便素餐儻起之罪廢之身即予以燕私之廩若何  
修飾有此記存茲蓋伏遇某官中道待人誠心體國付  
權衡於公論風厲霜明幹造化於大鈞海涵春育士始  
招於郭隗祿亦及於介推遂於觀過之餘亦有祝釐之望

某辱知厚矣揣分闕然與道家者流喜共有帝萬歲臣  
千秋之願受支離之賜恐空懷粟三鍾薪一束之慚心  
曲易銘筆端難叙

答倉部潘郎中謝啟

恭審擢贊地官對揚天陞凝香畫戟方歌詠于袴襦奏  
事丹墀已簡知于旒冕凡茲善類孰不歡聲恭惟某官  
家傳正直之風自得淵源之學立朝耿耿皆仁人及物  
之言宣化肫肫總循吏心傳之要省戶暫舍于雞舌世

官未立于螭頭論聖學必本于格言采奏議更求于近代或原或委還風俗于唐虞不激不隨合忠嘉于稷契磊落夙推于人望敷陳默契于上心當持禁路之關難執郎潛之戟倉廩委積之事不在名流言語侍從之班佇觀異數某識荆雖淺慕蘭已深每于奏牘之間竊窺建議滿謂立朝之次可以論心紛紛既撓于塵埃忽忽遂更于晦朔鼎來儷玉暗甚投珠十襲而藏喜親承于削牘七襄非報媿永乏于成章

通南康守桂宗博啟

恭審戒嚴熊軾來鎮侯邦匡廬彭蠡之間山川動色南  
斗牽牛之次躔度增輝先聲所傳和氣旁洽恭惟某官  
家傳淵奧體備中和太公居東海之濱久符人望吳芮  
在番君之邑已得民心從容假道於決曹靜退夷行於  
著位上心簡在公論翕然周有成均實表儀於風化漢  
稱博士况領袖於本支已仰對於龍光謂亟陪於豹尾  
孰令勇退少緩橫飛想朱轡皂蓋之華知歡迎於竹馬

登黃閣紫樞之選恐趣召於鋒車某世守扮榆景侵蒲柳驚百年之幾見喜千騎之鼎來就有道而正焉庶全晚節事大夫之賢者敢後前修

通漢陽交代劉守啟

守將二年愧甚妨賢之久子孫百世依然託契之深喜歲月之鼎來覺絨滕之漸晚恭惟某官海涵渾厚天稟忠良以八座家聲作書生之事業由九重親眷無世路之黃緣優優風采之高表表月評之盛已通金籍尚屈



銅章巖邑吏民正相忘於道院禁門官府已切近於朝  
班人言徑上於鴈行除命尚分於熊軾壯吳蜀喉襟之  
勢控荆襄表裏之衝龔少卿召見之初已合上意廉叔  
度暮來之際更極民謠不應環賜之徐尚落席溫之後  
自天有命指日為期某所以代庖因於入幕當貔貅之  
壓境強使戍邊及鴻雁之安居更令越職拾級漸成於  
連步敗名正坐於懷安處非地而自知避循牆而弗獲  
事適相值莫明瓜李之嫌義不自安未免牝糠之誚獨

念交承之好本非智力之謀雖一時偶失於相先或自  
此得隆於雅好聞諸公之袞袞恐有除書傳千里之悠  
悠敬修尺牘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七

宋 曹彥約 撰

啟

謝宰執薦守邊郡啟

詔求疆吏上有遠圖剡薦書生事無近比補袞職於細  
旃之上求朱轡於墨綬之中誤及么微若何稱塞古者  
文武並用師帥所以帥師後世兵農既分命將不能將  
命惠養或踈于扞擷英雄嘗闕于蕃宣紛紛無器使之

全徃徃重才難之歎聖上感天保采薇之什思逸樂之  
成功輔臣體周官立政之書識治安之預備重內乃可  
以略外安民要在於知人丁寧天語之溫特達露章之  
重凡鶚薦二三人而已非有先容由龍飛九五位而來此  
為創見遴選必期於得雋旁羅當至於拔尤如某者世  
路一寒仕途五技學無畦徑方高節於茂明分有等夷  
敢沽譽於廉介惟樸魯椎鈍之有素故險阻艱難之備  
嘗初年頗飾于青黃中道久縻於朱墨乘鐵舟而渡海

雖已心勞剖銅虎以為符何嘗夢到野性已安於選部  
囊封忽上於嚴宸許之儒者之名責以邊臣之效褒書  
八字恍如陳密學薦士之辭品別數端參以杜征南考  
課之法望不及此得之若驚茲蓋伏遇某官直道事君  
明時慮遠謂重熙累洽當聖朝保泰之時而居安思危  
實人道好謙之德夙輔同心之政已成造膝之謀既親  
被於聖謨宜遠求於國士昔景德對壘之際北門特選  
於重臣及熙寧開邊之初西事嘗因於議者豈有取寒

素於不言之地顧乃擢守禦于未試之前偶在選中出于意表天青日白尚賒快靚之期山高水流莫測知音之自此古人之盛德為今世之美談某敢不益勵前修職思後效盡溫故知新之學思承流宣化之時敢謂有才要終期於不擾庶幾寡過求無負於所知

答王內機謝薦啟

將輸遣使職在舉賢論薦得人心存報國既公言之中節若私謝則過情袖出圓緘愧形方寸某官江左風流

之派襄陽耆舊之家祖烈逋傳心得經綸之妙父書盡  
讀面聞詩禮之言冠儒冠以立身衣綵衣而入幕顯膺  
命綽密贊機謀同隊羣魚恐難追於游泳薦書一鶚寧  
有助於翱翔某庇託慶雲光依卿月微官萬里得遊君  
兩世之間公論一時豈為我百年之好

答李湖口謝薦啟

地接愛人之境久矣貪賢天開薦士之門幾於恩子雅  
望自關於衆正清名何假於陳人道謝鼎來撫躬益媿

伏惟某官故家喬木仙籍高枝學術所傳盡麴蘖鹽梅之蘊才名有用皆梗枿杞梓之儲合早上於筭班尚屈臨於花縣小試處囊之手即成製錦之工颯颯清飈扇方來之大暑堂堂巨艦壓難濟之洪波古有循良今無倫輩宜上螭頭之選亟歸豹尾之班某識面雖新降心則久每有結交之念邈無託契之緣當新天子訪落之時詔求多士若賢令尹鳴琴之化代有幾人欣然舉似於諸公率爾形容於數語未占寸效徒枉尺書相彼昔



人得元子之文是賴傳之後嗣藏陳遵之牘為榮

賀蜀帥京侍郎被召啟

恭審晉晝陞賢坤維輟帥西陲震疊盡知葛亮之規模  
北使交修屢問萊公之蹤迹上心簡在下詔予環恭惟  
某官行方而智圓體胖而心廣源流浚派孔孟後復得  
其傳韶護正音屈宋來無復此作萃人傑地靈之美際  
君明臣良之朝名題千佛之中穎脫羣儒之外時難宰  
邑割雞獨至於更刀望重入臺避馬肯同於立仗秉節

飽諳於民事予環深結於主知曾表著之幾何已絲綸  
之沓至智創巧述大匠得人綱舉目疏都堂有掾方搏  
扶九萬展圖南之志而誦詩三百稱專對之才好交南  
北之歡力正古今之義夷音不奏竟成夾谷之勲趙璧  
復還益信相如之勇伐彼可汗之口張吾中國之軍激  
百世之懦風結兩宮之隆眷謂忠信可行蠻貊宜在從  
班如道德以為藩籬暫勞制閫惠魚鳧之舊壤輟鵲鷺  
之周行詩書成元帥之謀岳牧顯詞人之任漢益州刺

史多形容宣布之言唐草堂主人盡收拾風騷之句仁  
勇設捷牂之險威光干參井之明坐令玉壘之區隱若  
金城之重當天子繼舜禹之軌欲致太平顧近臣有稷  
契之忠久淹外服與其增次對之寵以重其任孰若出  
少府之節以遄其歸有命自天厥聲載路巫山峻極問  
去天尺五之程灩澦倒流奮擊水三千之勢矧端揆百  
僚之長與文昌八座之司自蜀召來為今大用其則不  
遠成故事於所朝方何為期必初筵於嗣歲某職拘犴

獄心躍龍門擬彈貢禹之冠輒效于公之牘氣回嶰竹  
想風雲感會之期興動官梅卜鼎鼎變調之兆

賀湖北李憲除帥啟

恭審上游謀帥憲長輟賢暴勝之仗斧繡衣方持漢節  
羊叔子輕裘緩帶合鎮荊州我有二天國重九鼎恭惟  
某官岷峨合秀參井儲祥曾次準繩得國史編年之學  
筆端經緯如制科過閣之文名聯鴈塔之芳足接麟臺  
之武宣化自優於循吏觀風已勞於使臣厥今襄漢之

郊孰為都會自昔吳蜀之勢以此喉襟望不重無以鎮服  
兵戎任不專何以收召豪傑已試金湯之效揭為牙纛  
之威除目星馳軫翼有耀羣心風動江漢不驚北門望  
重於萊公西賊膽寒於老子在此一舉可以萬全古人  
兵法相傳要先制勝本朝國勢不振咎在議和安邊境  
立功名者徒守虛文執干戈衛社稷者本無固志決勝  
負近在目睫視職守尚為遽廬靖康之雖悔可追竟捐  
三鎮紹興之厥鑒不遠亦失兩河今天下未能息兵在

江北實為對境已剝牀而切近宜傷弓而高飛外立藩籬遠設荆門之險內儲梁棟多收蓮幕之材正忠義之號以齊姦民行逗撓之法以肅諸將至若師旅饑饉之後難於資糧靡屨之供剽掠未除反弔民之初意封疆不畫失復古之本心兼愛南北之民必得天人之助信其信先盡其在我戰不戰却決於隨時理在人心明有同於揭日事掣其肘難更甚於拔山往哉專制閭之權久矣屬經邦之望聞絲綸之沓至知保障之必成韓玉

汝之在陝西朝登憲肅范德孺之臨慶府政出忠宣華  
有萼以相輝鼓得柅而自應必朝奏而暮下如春種而  
秋成留蕭相守關中乃能東向非寇恂在河內孰敢北  
征果恢復之有期徐登庸而未晚是為公論豈止常談  
某兩見防秋一皆惕日雖水旱相仍之極決意撫摩當  
軍旅數起之衝強顏撐拄有志庶幾成事無財何以聚  
人蓋嘗信簡冊而妄論中外之事幾必先立規撫而後  
合聖賢之用處稀星明月無枝可棲白雪陽春屬和彌

寡自快青天之覩已深流水之知聞先生長者之風修  
方伯連帥之職託名李太白意不羨於郎官適見管夷  
吾心已歸於王導

答都昌程宰賀正旦啟

支離疏之竊粟復見三陽赤奮若之紀年又增一歲因  
人心之歡洽知政治之春容伏惟某官學本洙泗名高  
卓魯處言偃所居之室門靜無塵鼓仲尼善戲之琴格  
高難和化俗盡循於汗簡愛人幾廢於蒲鞭果收製錦



之勲徑達凝旒之聽鴈橋柳弱方折贈於春條鷺序班  
高即傳呼於晝漏某尚依廣廈無補公家萬有千受祉  
之魯侯喜聞騰踏七十三疑年之絳老但切依歸

答都昌朱宰賀正旦啟

六甲紀元又見昭陽之歲三朝考禮預占析木之津人  
惟有德之家天錫無疆之福恭惟某官淵源儒學簡冊  
吏師以經綸斯世之才屢更盤錯獨脫略今人之俗專  
事撫摩已當報政之時矧在履端之際茹連可待花種

先成生物如春無天地嚴凝之氣得時行道即風雲感會之期某心動如旌臂飛無羽望南山之巖石但祝椿年借楚國之餘波敢私樾蔭

答王內機賀正旦啟

寶峯山之託庇歲歷再周赤奮若之紀年春光十日履端於始受福不那某官性本天成家傳國論際此半千之運三世衣冠鏗然四六之詞一篇韶濩誤青黃於朽質盍黼黻於皇猷占拔茅連茹之文其端已兆歌維桑

與梓之義非據為多某方藉行休蒙加盛禮俾昌俾熾  
徒增媿於陳人有酢有醕敢盡復諸執事

答曹建昌賀正旦啟

孟陬定位又當元會之期榦木發春矧在闕逢之歲物  
有更生之慶人稱交泰之辰其在豪英尤增戩穀恭惟  
某官道隨天運政若春和事業端倪佐太昊執規之律  
精神感召種河陽滿縣之花三農耕綠野之中萬口播  
紫霄之上響武城之雅韻續密令之餘芬召節鼎來時

不踰於連茹綸言洊至詔亟下於判花某猥以暮年逢  
茲新節爆竹但驚於老大頌椒莫効於勤拳雖有陽和  
未若蟄蟲之振遥瞻列炬難陪櫪馬之喧

答新舉趙解元啟

守郎官之郡方忝真除獻鄉老之書與聞盛事効官偶  
爾託契因之既承霏屑之文可後報瓊之意某人資高  
異稟藝壓同儕麟經二百四十年傳東高閣鵬程三千  
九萬里背負青天既卓爾以不羣宜衰然而為首家取

青氈之物人稱黃絹之辭月桂初生預作一枝之兆魁  
星不動亟收三捷之勲某場屋陳人書生習氣春旗簇  
仗期側聽於臚傳書錦歸鄉尚與榮於官守

答淮西蔡憲賀侍讀啟

禁除無補猥玷論思經幄何為復令誦說以儒者至榮  
之選付暮年投老之身媿則有之時安取此伏念某學  
非師古仕則為貧當簿書期會之滿前粗安民事望言  
語侍從之在列寧習朝儀賜環未對於龍顏秉橐已陪

於豹尾佐武部曷明於尺籍論史才何有於寸長矧先  
朝玉版之文訓傳三聖侍真主金華之讀日贊萬幾必  
資博洽之英用昭緝熙之學若何異數猥及微蹤某官  
喬木世臣皇華膚使誠心咨度為耳目之倫魁緩頰吹  
噓借齒牙之餘潤起孤生於僻遠發奧義於從容道慶  
鼎來懷慚益甚仰漢使者繡衣之斧但切歸誠讀張平  
子錦段之篇未能為報

賀京丞相加少保鄭國公啟

恭審乘車夏篆建國周圻當父慈子孝之朝有關同德  
極主聖臣賢之懿宜授異恩大號一頒僉言胥洽本朝  
天開累聖守一道以相承宰臣位冠百僚以三孤為尤  
重又有處於端揆之地而未極於列爵之崇儼典故之  
具存獨勲庸之間見張魏公隆興再相始位棘而居家  
司富鄭公熙寧入朝乃苴茅而遷新密人物如此者萬  
不一數前後相望者百有餘年不圖塵埃下走之身復  
見體貌大臣之禮恭惟某官統傳孔孟之學言合稷契

之忠得黃鐘大呂之宏聲行將推律而授姓萃南浦西山之爽氣固已當軸而處中自獨秉於化鈞已曲成於治象上際則五星之晷順內治則三綱之道明歌永錫爾類之詩榮歸臣子下不匿厥旨之詔喜極君親第功首及於上台崇德弗拘於故事遂專二美增重六符十邑分封想鄭武司徒之日百里闢國當召公為保之時掩古昔以無前知倚毗之莫貳內以兼天地陰陽之任外以示山川土田之腴大邦維屏而太師維垣將見二



十四考中之盛泰山如礪而黃河如帶何止萬八千封  
侯之榮某迹滯一同心馳數仞可但獨樂而與衆樂埒  
觀屢書而不一書少保之弼一人久已在孤卿之位上  
公之有九命令乃知丞相之尊

為第三子土塘納幣啟

修百年之舊好必有情文行五兩之彝儀又先臭味齊  
魯本舅甥之國朱陳增嫁娶之圖占迨永未泮之期襲  
非幣不親之義得季布諾諒已勝於百金綴徐氏婚慙

未逢於雙壁

謝許介之壽詞啓

叢祠歸老景已迫於崦嵫蓬矢屆期感益深於岵岵忽  
被瓌奇之賜莫名稱塞之由伏惟機宜學士世濟經綸  
中藏錦繡鴻濛栽業盡鍾嶽瀆之靈奇法正葩深得易  
詩之體餘事道平生之舊高情施不報之恩庭既實以  
多儀囊復封於好語書烹魚素恍如遠客之來曲度燕  
飛不減老仙之作某辱知厚矣拜賜歛然既已受飧義

難參於反璧誤承投李心有愧於報瓊

答婺源王解元啟

投刺鼎來恍若姓名之熟分庭初見佳哉人物之英出  
胸襟一卷之文道場屋十年之舊有契如此其喜可知  
恭惟某人月窟天才星源地力譬之積厚當海運而鵬  
飛所以發遲則弩強而獸弱正恐功名之見逼始知會  
合之有期佇觀第一之傳行際半千之會某本無學術  
濫主文盟昔嘗讀元子之文已知所賴今乃得陳遵之

牘足以為榮心曲易銘筆端難叙

除利漕答陳江州啟

歸卧廬山方竊叢祠之逸起行蜀部忽叨疊組之光有  
旨趣行無階循避已辦舟師之役將修兵衛之嚴恭惟  
某官淵源鄒魯之間政治龔黃之上人言抱負持漢橐  
而有餘自以齒牙及晉波而不已飾青黃於斷木起甲  
拆於枯菱以其言取重於諸公致其效獨優於餘力有  
客而嘲揚子每為解紛逢人而說項斯更令增重遂使

湮微之迹亦叨臨遣之榮某不遠麗譙已持漫刺頃修  
誠記室媿儷語之未遑今拜賜華緘覺瑰辭之難敵及  
茲削牘宛若負荆尚惟台慈特賜矜照

答同年張蒲圻啟

名聯鴈序久如兄弟之情迹接鳬飛今託子男之庇豈  
有半世交游之舊狃於一時習俗之常貽翰過謙撫躬  
自訟恭惟某官隨珠有耀荆玉無瑕對廬阜孤高風骨  
盡歸於器識挹敷原清淺波瀾悉在於詞章三十年不

憚於辛勤一二日未裨於兢業負米豈專於為米判花  
尚屈於種花用德秀於魯山必能道化擢卓茂於密令  
即聽詔除某違異五年艱難萬狀餬口未忘於謀食驚  
心甚至於吹簫乘一鄣於江濱自量死守察六條於湖  
外或謂榮遷名為斂散之官與以空虛之廩有緩急一  
朝之慮無低昂萬貨之才之武城而聞弦歌坐想胸中  
之蘊說使者而省風俗幸無禹上之談

答樂平舉人啟

采邑人之議雅有俊聲獻鄉老之書果聞定價賢能間  
出官吏與榮某人巧思覲天雄文翻水籟雲異產振鬣  
長鳴而萬馬皆瘖背水奇功勝敵一嚮而千里殺將續  
食有光於縣次臨軒久渴於宸衷亟斂綾餞之腴力振  
錦標之舊奏三千之禮樂當掩前聞搏九萬之扶搖竚  
觀盛事某竭來無補滿去有期泥塗已愧於清流場屋  
僅存於故態儻因借潤得脫身西笑之時尚使觀光望  
呵道東華之外

答項平甫叙前啟

望李郭之舟喜仙風之已近命嵇呂之駕知人事之好  
乖所期之武城而笑割難或者及晉河而歎鳴犢掛席  
欲安於金口傳郵忽奉於塽函不見如三秋寧有懼讒  
之意作惡輒數日但知為別之難

答交代唐機宜啟

仙籍弟兄久隆契好帥垣賓客今作交承人生會合之  
難天幸便蕃之賜喜而不寐得之若驚恭惟某官表表



文名源源學力山明水秀鍾青羅碧玉之英雨霽風清  
擇盡棟朱簾之勝寧屈立登之步姑為婉畫之游一卷  
師自樂於親庭三語掾更高於公府作裴度行軍之客  
即在本朝歌魯侯闕宮之詩增榮壽母某深於締好可  
但同登京華嘗奉於燕游客路屢陪於語笑一從邸狀  
知贊機謀繼得書郵蒙垂繾綣示報已書於歲考相忘  
遂及於租畬莫逆於心言脫諸口不知我者謂仕路之  
常談夫孰使然作年家之盛事方上審官之選已占問

成之期昔同浮丹桂之香茲共泛紅蓮之水若稽古訓  
如楚尹之告新不忘故人尚范叔之念舊

答德安石宰啟

接敷原之近境天與夤緣處廬阜之窮源日聞聲譽窘  
衰年之藥石廢世道之緘滕倏有朶雲光于郛屋恭惟  
某官衛純臣之正派漢篤行之流風異哉詩禮之聞不  
同餘子盛矣衣冠之事最號名門玉成抱璞之中穎脫  
處囊之外已蜚英於盤錯尚養望於經綸雨霽春融謳

歌滿道月明夜悄桴鼓無聲合歸玉筍之班即對金蓮  
之炬如某者勸游舊矣得請歸歟望河陽一縣之花猶  
霑和氣受支離三鍾之粟寧有他長忽疏楓宸之恩俾  
待松階之對聯班禁路續食洛京正考父俯偃循墻已  
裁免牘陳孟公文辭驚座乃作慶緘當遣騎之鼎來亟  
烹魚而已誤卻為不可受則難勝跂彼七襄終匪瓊琚  
之報藏之十襲永為篋笥之光

答饒州張監稅啟

紛吏牘之在前分甘俗子忽郡僚之告至喜屬名流媿  
乘鴈之加多恍雙魚之致遠恭惟某官圭璋國器弓冶  
家聲以燕谿石城而為鋒不加砥礪自岷山積石而至  
海厥有源流美材宜飾於青黃故事尚拘於朱墨不遇  
節根無別於利器未嘗肯綮難藏於善刀賢為時生豈  
可責米鹽之務歲方用廣未能廢關市之征出內吝或  
謂之有司會計當何嫌於委吏頗聞外議已有裏言舉  
筦庫之士七十家正宜首薦搏扶搖之風九萬里即掩

前聞某粗歷艱難未知可否拘三尺而製美錦守一節  
以薦素絲譬田獵射御之獲禽深虞壓覆如節儉正直  
之在位敢望委蛇知己戒於旌麾將久同於寮案不但  
有一日之雅政恐無三年之淹顧後瞻前馬終期於希  
驥有餘不足蚘尚冀於憐蛇

書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

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抄劫比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徧裨部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冤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採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

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  
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郡無一人見之之理蓋  
自頃來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  
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踈  
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  
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  
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  
嘗以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為人幾何逐捕幾載賊

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  
為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  
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胷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  
故常也夫戰者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  
至賊殺平人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  
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之禍十去  
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況近歲  
妄庸者所為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



度其不一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野次自愛

湖莊創立本末與後溪劉左史書

某江左晚進世為南康外邑都昌縣村落人丁巳待班鄉井始蓋數椽於城下昌谷巷壬戌待次江西機幕得數十畝茅茨地於東門之外神林浦之東宮亭廟之北去城纔三里聲音相聞特以其隔浦即神林浦一度夏

秋間須挈舟乃至惟春冬之交其淺可揭居城者不以  
為使人皆棄之取人之所棄因欲有所種藝奔走八年  
適未暇及逮已已居湖北庾臺已經歷漢陽守邊拒敵  
之艱謀歸本心於此發見託族人之解事者多植桃李  
松竹即上乞閒之章不特不如所欲當湖南弄鋤耰時  
除漕易帥迫以庾牌之命義不敢避居二年農畝安業  
蒙恩以吏部郎召覺不便於野性因以過家上冢請得  
給假兩月亟命工創堂三間以所姓名之又建小閣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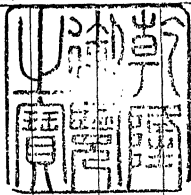
其上以便暴書與藥會得罪時論與所性之名脗合養  
疴其間稍稍增葺園浴旣全甘處如薺間一年祠命自  
天而下以冲佑名其閣閣前更作月臺土木未訖忽有  
劍外予節之命感朝廷記憶黽勉强出然丘壑膏肓時  
往來于前也冲佑閣在所性堂之上向背一律前對高  
坡有松數萬其高纔六七尺松間有臺基盡見廬阜而  
玉京最近名曰玉京臺半坡微南有基三間許作真面  
目堂方鳩工未就旁有梅桃李數百本名曰東蹊其南

見揚瀾左蠡宮亭三湖樓之下有海棠二十本俯而見其花度海棠有小坡止植梔子後雖長茂不蔽湖面有小浦自北來流入宮亭湖中即古所謂神林浦者旁有小支有泉發其下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竭截取以為橫塘縱魚其間有堤數十丈名曰南堤樓西有堦數級雜植羣花稍北有杏數種花外有竹環之以墻墻之外微見五老峯蔽以古木不盡露也植杉以千計銀杏栗各數十有徑可行名曰西徑自西徑行古木中一里

許有竹數百个名曰北澳蓋自東蹊以西西徑以東南堤以北北澳以南總而名之謂之湖莊有田百畝或雜於其間或繞其旁取秣稻於下隰課粟麥於坡阜有僕十餘家可以供役使東蹊之北有道人菴可以助種藝南堤之下有楊柳數十繫小舟其上可以便往返稍北鑿一井其泉甘寒一方之所取給麻豆薑芋可出門而得樵薪蔬茹可隔牆而喚顧以農事參錯其間舟人漁子往來其路亦且不課工程不竭事力致蓬蒿之不盡

翦而畦町之不盡徧故園圃之意常少而山林湖泊之意常多士大夫聞湖莊之名而悅之惠然肯訪一見村草多不副所望心獨安焉每念家世書生先君登紹興甲戌進士第未脫選而早棄諸孤今乃以不肖之軀起州縣得守藩持節已不堪而復使任事又徼幸而已至下壽蒲柳衰早思於天地間實無所用將歸湖莊而請老焉不有當世宗工記其事以為之證無以自信仰惟憲言所垂取重有識敢以是為僭越之請如蒙矜允豈

惟小子之幸將山川神靈與有榮焉千冒威尊不寒而慄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昌谷集卷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湯逢泰

謄錄監生臣汪麟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八

宋 曹彥約 撰

狀

辭免召赴行在狀

九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  
旨鄒應龍真德秀曹某召赴行在劄付臣者上有綸言  
自天而下首蒙環命跼地無從當聖朝詢闢之初乃治  
忽聞端之際得人而治固能成平定之功所用非賢難

以塞衆多之口如臣者學非有用技本無他雖徧更俗  
吏之勞粗諳民事頃驟綴清廂之列未習朝儀君恩每  
過於選掄天分巧為之裁制蓋齒壯已挺於疾病至年  
來遂困於沉綿脾常作寒飲食幾廢足復為楚步履則  
艱昏花極礙於觀瞻喘嗽復攻其寢處非不知龍飛出  
治親逢變化之時豹尾通班當効論思之職報國稍行  
其素志取禾未底於空餐顧才力甚微自知凡下形骸  
如此又費支吾蠖雖屈以求信蝸欲飛而不至寒骨自

違于暖律懼心如立于春冰揆之方命之誅深知速戾  
錫以容光之照尚或偷安所有召赴行在恩命臣未敢  
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辭免召赴行在狀

證會臣昨具狀奏陳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今月初五日  
准九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  
奉聖旨不允者君命再至悚惕無門不俟駕而行乃其  
常分控辭不已誼有未安緣臣所苦脾疾起自壯年常

時每至呻吟稍重更加嘔洩既止復作莫識其源是時氣力尚強飲食無阻稍覺寬減即復奔馳中年以後其病稍深討湖南時復為楚軍前調撥往往舊病大作畏避事之名不敢求去事平之後翻為壅滯急救目前至用芒硝大黃等藥稍存微息不暇為後日慮苦口乞祠未獲俞音亦幸授代已近不復叫號其後獲試成都此病再作諸司共覩幾至狼狽荷朝廷從欲改差待次一郡稍獲生意又被繁使黽勉二年復請祝釐蓋芥甚則

誠實籲天稍定則執掌宣力苟可以捐軀報國尚不辭  
難矧今出綍異恩賜環明命當飛龍正位之始備萬物  
咸覩之數臣子至榮莫叨於此而臣年迫七袞困於宿  
病乃於脾疾之外更添足痛足痛未已又增痰壅最是  
飲食驟減日見羸削自朝至暮不能進一盃之粥跋履  
修塗必至顛沛有尊主之心而局於分有行志之時而  
窘於老此臣所以恐懼震懾而加以太息也所有召赴  
行在指揮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兵部侍郎狀

十二月三日准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胡渠除工部尚書曹某除兵部侍郎並日下前來供職者新天子飛龍之初首蒙嚴召古夏官司馬之貳更玷真除揣分踰涯撫躬失據伏念臣侵尋七袞遭遇累朝身久溷於塵埃頗甘外服足未登於表著敢望禁除掛名偶備於松階投老願休於琳館忽奉予環之命適當訪落之時抱疾控辭本非矯

偽畏寒賜告益感恩榮方將具舟楫以便微軀併藥餌  
以求速效下欲明其素志上仰答於洪恩若乃部設六  
曹兵為清簡官稱三品地亦邃嚴攝承尚俟於年勞推  
擇必資於人望豈有來從散吏徑亞司戎如彼積薪失  
後先之定序未嘗持橐躡扈從之前行初焉已懼於淵  
冰至此亦憂於負乘伏望收還誤寵灼見微忱如其力  
且未哀得瞻咫尺設或言有可采稍助涓埃然後俾守  
舊班猶為待對不但少安於愚分庶幾永穆於師言所



有新除兵部侍郎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

辭免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十二月七日准十一月三十日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曹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貳職司戎方騰免牘兼官載筆又玷明綸驚異數之沓來撫微躬而增懼益善惡取信莫重於史官而纂輯閭端尤詳於實錄才必兼於學識記不謬於是非乃可以追亞六經流傳萬世如臣者發身科舉試吏塵

埃四十餘年期會之間相為終始萬八千言春秋之學  
已失故常處之言語侍從之官責以紀表傳志之事不  
惟曠職益見招辜伏望俯察愚衷特還成命別選俊髦  
之士俾專清切之班苟微臣義命之獲安即大造生成  
之所賜所有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未敢  
祇受須至奏聞者

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祐神觀兼侍讀狀

臣今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曹某除寶謨

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者小宗伯之曠職久因  
沉綿雜學士之陞班不虞超躐勸誦尚陪於禁路祝釐  
更列於內祠退自省循莫名造化竊惟人主以掄才為  
職當量能而授官人臣以報上為心必食祿而任事若  
舉此非常之典而施之無用之人外雖侈於觀瞻中實  
深於恐懼如臣末學無異常流壯歲塵埃自安行於州  
縣暮年爵秩適遭際於聖明夤緣得侍於清光議論莫  
裨於新政顧年事已周於七袞致病魔每萃於一身懇

懇乞骸無非方寸遲遲從欲獨異尋常儻因其引退之時更授一超遷之職非素心之本望將清議之謂何欲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即歸於里社免屢扣於天闕臣之所祈莫切於此所有新除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

再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狀  
臣七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臣即具奏辭免準二十三

日詔書不允者伏念臣前所奏章皆是出於真實無一毫矯偽緣臣自入春以來百病交攻在假之日多於在職六月以後又養病者五十日矣苦苦叫號正謂坐糜廩祿心不皇安若又因此得遷尤為非據考之典故本朝諸閣直學士之職起於景德祥符間與直學士先後並建相距不過一級列位在樞密直學士之次結銜在本官之上其為事體非次對可以序進也列聖相傳其選尤重隆興以前雖有以六曹貳卿補外而間得之者

自乾道三年以敷文閣直學士處侍右侍郎方滋之後  
經今六十年非川蜀帥臣與攝承常伯之外未嘗過與  
也至於內祠進讀尤關體貌必元老大臣一世師表或  
宗卿偉望士論所歸孝宗淳熙中年與先帝更化之始  
蓋常舉行之矣闕不常置惟人是與今臣以淺陋之學  
本無師承踈遯之蹤素無朝蹟遭逢聖世陪侍燕閒乃  
以曠職之久求去之力驟當此選人品夔絕冒而受之  
將何以服公論却浮言負乘之虞方自此始所有臣辭

免前件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即非應故事具文之比欲乞早賜收還以安愚分須至奏聞者

辭免經筵徹章轉官狀

臣八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講筵所狀準寶慶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省劄三省同奉聖旨經筵進讀高宗皇帝寶訓終篇侍讀侍講修注官並與轉行一官寶章閣學士官觀曹某證得本官為經筵中篇已蒙錫賜所有今來未審合與不合轉官伏候指揮七月四日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內曹某特與一體推恩劄送臣者職有所  
分僅陪經席例無此比亦玷綸言在君恩施曠蕩之私  
顧愚分覺叨踰之甚伏念臣聯班近列得侍清光三朝  
寶訓之書固嘗進讀一代中興之典偶及旁觀矧徹章  
朝賀之辰乃乞去陞辭之日較之同列最是尸官硯出  
端溪又加寶藏馬分屈產得自御閑驚疑嘗避於再三  
鄙拙莫回於萬一受之過分歸即挺災舉天下可畏之  
機莫名病狀盡世間難用之藥未卜生期豈圖伏枕之



餘更有進官之命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本無此望念臣實無此勞勿拘反汗之嫌俾遂偷安之願臣不勝大幸須至奏聞者

應詔薦季衍等狀

臣伏覩正月八日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卿監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閒疏其事實亟以上聞須至開具奏聞者

一員朝散大夫主管官告院季衍奮自儒科博通政術  
連任淮東邊面差遣通曉軍民利害上官賢重之昨差  
知南康軍雖未到任而士民踴躍皆望其來仁聲善政  
固足以厭服百姓今朝廷已知其擢之表著攷其素履  
可當事任

一員朝奉郎新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公事陳舜臣性  
稟溫良中有持守昨任湖南轉運司主管帳司當峒寇  
竊發之後諸司分遣屬官經理諸縣并謀合智早已有

定說其後漕臣改移外間便有觀望欲將已成規模別議更革而舜臣獨守前議不肯附和在衆人中最為有守立志堅決可以倚仗

一員承議郎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趙必愿出自相門能傳家學既舉進士又更宰邑綿歷如此淡然無榮進意兩任在京幕屬謹守法度廉以持已詳以涖政攷其素履不翅寒素使之中外擢用必有可觀

一員奉議郎知江州湖口縣李復平正之學固有源流

慈祥之政出於資稟在湖口二年一意惠養常賦之外無一毫擾及百姓若上司遇有追逮亦必委曲庇護身受督責偶遭旱歲親歷村疇檢放得實不經吏手民感其化如敬父母今世字民之官少有其比

一員從政郎劉宰學問文采本自過人廉於進取尤不可及聞其人嘗為縣令又為幕屬可以易謀寸進而宣力之外不求聞知久不到選鄉人化其實德有曲直往往取證吉凶會聚與夫災傷賑卹亦肯身任勞苦悉能

辦集使之任事必不碌碌

一員從政郎四川制置司准備差遣李榮仲生長關外  
諳習邊事既取儒科極知民瘼為洋州興道縣令諸司  
皆爭薦之舉主五員既已及格得吏部告示偶為賊火  
焚毀其制後宣制兩司皆知其賢制帥崔與之又辟入  
幕適以舉主未易全辦其人又更恬退不復經意至今  
滯於選調無改秩之望使之任關外差遣最為相稱  
右臣所舉六人內季衍劉宰皆不識其面季衍因新知

南康軍僅一次通問劉宰則聲迹不相聞訪之吏部始識其爵里趙必愿李復皆今年初識其面惟陳舜臣李榮仲舊接官聯亦平日未嘗通書皆是臣所欲薦仰副明詔舉賢之意後不如所舉及犯入已贓臣甘同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李燾自代狀

準令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臣蒙恩授前件職已於三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須至奏聞

者右臣伏覩奉議郎新通判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  
田事李燭講學詳明持論醇正入仕三十五年無汲汲  
營進意得上官薦舉亦未嘗不受格法稍有疑礙即不  
肯遷就改秩已除職事官尚欲服勤州縣朝廷嘉其靜  
退為降特旨乃始脫選居鄉設教戶外之屨常滿臣實  
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舉廉狀

臣仰惟皇帝陛下飛龍之初一意民瘼憤貪吏之席卷

念廉吏之陸沉旌別廉吏以表勸貪吏固已見於施行矣而疏名聞奏以稱聖意猶未能有相繼進者臣等之罪也臣竊謂貪吏之席卷者易見廉吏之陸沉者難知彼特非真廉耳果若真廉則必隱於心者無媿見於外者無迹不至高自眩鬻求有聞於人而已耳今將攷其心術審其踐履亦不過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而識慮有限聞見不廣猶未能盡得天下



之士敢誦所知以塞明詔臣竊見朝散大夫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龔維蕃學術平正世味淡薄綿歷州縣所至可紀持論耿介不隨俗好今奉祠鄉井泰然無苟進之意求之行輩少有其比朝奉郎特差充淮西總領所分司池州幹辦公事彭方講學源流持身端慤靜退之風尤不可及州縣三十餘年不知其為省試前列作縣書滿無非慈祥之政深山窮谷人無間言諸儒皆稱之已蒙朝廷選用俾入總餉外幕文林郎南康軍錄事

參軍段從龍臨事以敏處已以廉初到南康值守臣闕  
員既而簽判物故次當攝事從龍推避再三不肯受印  
既辭不獲不復以權軍事自處惟以守軍印書銜亟申  
上司求差官以當其選是三人者察其素行籌其已試  
使之臨政必不至掊克以害民貪墨以豐已可以為表  
勸可以備選擢臣今保舉皆堪廉吏之選後不如所舉  
臣甘坐其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度正自代狀

准令侍從官授訖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臣蒙恩授前件  
職已於今月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須至奏聞者右  
臣伏覩朝散郎前知重慶軍府事度正以孝事親以廉  
處已履行端慤講學精詳分教則士得師承宰邑則民  
推善政兩為州郡益見慈祥已試之效見於蜀帥所薦  
皆有可紀作為文章出入經傳見於諸書序引皆有據  
依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舉將帥狀

臣竊惟擇將之道其說多端賢將固不易得今且與才將求之亦固有等級而不能同者蓋深於謀慮者未必可以當矢石銳於接戰者未必可以勝重任宜於大者未必宜於小勇於始者未必勇於終恃志氣者或驕矜以犯上任術數者或委曲以避敵至於貪財使酒尚未論也自非久於邊塞深於行伍察之熟而考之詳難以盡見臣自壯歲以來亦粗有志人物凡諸軍之偏裨小將下至長行卒伍亦嘗搜索訪問求其所長書之簡冊

延譽於士大夫庶幾國家緩急之備用力數十年猶以未得真才為歉及居間處獨之後窘於疾疚書生之交遊者迎見尚少則諸將之素昧者疎濶可知舊所用人不死即老後來新進無復討論其或稍可采又多經朝廷擢用若非已除統帥亦不暫攝管軍以此薦揚又似文具今者驟聞聖訓殊極驚惶揆之於心未有穎拔過人之士可以中選訪之於人則有附會任情之慮難以盡信明詔所及不可虛辱輒取其稍有寸長者三人以

獻惟陛下擇焉修武郎新權發遣揚州兵馬鈐轄趙勝  
諳習戎事通曉陣法頃在荆湖制司曾任趙方帳前職  
事御衆井井人以為嚴其後移管他軍則舊人無不戀  
慕至於垂涕恩威並行似未易得若使任一軍之責必  
能服衆進義副尉權滁州駐劄御前雄勝軍統制張世  
雄勇悍有聲衆所推許曾經盱眙軍青平山及濠州等  
處與番軍接戰皆立奇功近者山陽有警獨能與其黨  
丁勝盡力死戰誓不與賊俱生朝廷念其忠赤已改作

滁州駐劄若使任捍禦之責必不至求生失節承節郎  
張志寧本將家子以知書修飭為名臣周必大朱熹所  
知臣在湖南時有郴州桂陽縣陷於峒賊朝廷揭立賞  
格許土豪得為縣令一路之人莫有應募者臣以其人  
誠實可仗使調護諸將以專招捕之職遂領縣事數月  
之後皆如初晝擒獲劇賊李孟一與撫定次賊鍾安誠  
等志寧之功多於諸將今家居恬然無仕進意雖年寢  
高不可復守邊陲若使居幕府之任贊大將之謀必有

可采此三人者皆臣隨其所長酌其所用雖不敢妄為苟簡以取蔽賢之罪亦不敢過為增益以犯罔上之誅以臣備位禁從職業當言繼此或有所聞又當陸續條列以副陛下詳延之意臣不勝惓惓

奏舉柴中行李燾吳柔勝狀

準都進奏院遞到正月二十九日朝報內一項臣寮劄子節文欲望聖慈舉行舊章明詔大臣凡內而侍從給舍臺諫外而監司郡守各許薦舉三二人謂如某人學



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煩某人剛正某人疏通  
下至將士智謀勇略或有所長亦各以名來上籍記中  
書然後更加詢訪次第選用若果符所薦則旌以進賢  
之賞苟實不副名則嚴其謬舉之罰臺諫糾察斷在必  
行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須至奏聞者右臣  
竊見文林郎柴中行文林郎李燾修職郎吳柔勝皆以  
儒學奮身耿介自守不肯追媚時好當甲寅乙卯間浙  
西大旱柔勝權提舉司僉廳裨贊具長蠲租發廩人稱

其賢適黨論初起所事長官連政獲罪柔勝得一教官  
亦遭論列部注尉職不以為卑入仕二十八年僅理三  
考其後黨論寢熾士大夫習以成風不敢稱其師學中  
行為江西一教官轉運司因取脚色頗加詰問中行不  
為少屈顯言習程氏易傳以應舍選取科第由是蹭蹬  
選調人不敢顧後為廣西轉運司幹官有聲幕府燔本  
省試第二人不汲汲求進為襄陽教官值近歲選用武  
帥悉其方直動輒得咎修一墻垣則脅之以軍情遷一

解舍則誣之以擅去罷歸已久恬然靜退經今數年未  
見到部此三人者臣與之相識然率皆數年不通問其  
官序差遺詢之他人而後得知然實深知其素不肯碌  
碌其學識皆能過人其剛正皆可勵俗使之居清要則  
必能持論臨利害則必能守正臣今所舉委應得上件  
指揮苟實不副名甘坐謬舉之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曹幽自代狀

右臣伏覩承議郎知南康軍建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

事曹函履行純粹持論正平經學講明乃其素蘊政術  
豈弟見於已試華實相副未見其比使之論思獻納必  
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張洽自代狀

右臣伏覩宣教郎新知吉州永新縣主管勸農公事張  
洽履行純粹經學該博在州縣則精通民政為幕屬則  
深識事體使之論思獻納必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  
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吳淵自代狀

右臣伏覩從政郎特差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吳淵儒雅入仕皆著顯效使之宰邑見謂慈祥使之入幕見謂婉辯蓋尊主庇民乃其素學若或論思獻納必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代辭免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恩命狀

臣今月十四日承福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正月一日三省同奉御筆趙汝騰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者自

天有命無地措躬臣跼伏昧畝朝夕祝釐忽聆天造神  
斷妙簡英賢並宅揆席圖維治功以剔弊蠹臣與海瀕  
父老同一懽愜春朝元會細書一劄盡起俊髦臣以孤  
遠屬籍上塵君父簡記至叩首擢進長春官共二久拜  
位置超踰德意至渥臣歷觀先儒朱熹歿齒於擯籍葉  
適終老於真祠未有如臣親逢大化之更獲被元日之  
召典國寅清之任起家封駁之司在臣可謂竒遇矣惟  
是桑榆向暮蒲柳早衰志念凋殘問學荒落加以仍年

昆弟並逝子然隻影悲傷憂撓濱於無生者屢疾恙易  
侵筋力頓乏大非疇昔之比况今時事更新儀曹瑣闥  
正藉典刑風裁之彥以佐厲精之治如臣碌碌衰陳退  
伏山林乃其素分而一旦俎豆連彙之賢塵滓要津之  
地不待旁觀臣自知其必速司敗矣用是昧萬死陳忱  
欲望皇帝陛下念臣衰朽察臣懇惻亟收成渙改畀當  
材俾臣仍叨舊祠以安愚分則微臣萬有榮幸天地大  
德臣誓當九殞報稱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

奏聞者

代薦人狀

臣伏以前件官採履有恒吏事精舉處繁簡肅辨獄詳  
明尤於撫綏實著效績今道州賦稅畢集流亡盡歸虔  
奉公程日致清淨委心於理古人不如衡州凋弊累年  
常積逋欠實藉財用以安疲黎伏望除衡州州牧臣職  
當廉察上奉詔條觀善薦能臣合竭節七州之事敢不  
精詳前件官小心理務夙夜奉公才識出人效績尤著



況道州風俗獷猾前後難為緝綏自某條理已來疲人盡皆蘇息觀其能政堪為表儀臣輒舉所識上達聖聰伏望天恩允臣所請

辭免除大理卿并權戶部侍郎申省狀

照對某連準尚書省劄子備奉五月二十日并五月二十五日聖旨以某辭免新除大理卿權戶部侍郎恩命各賜不允者由外郡而擢列卿越庶官而持從橐見聞驚駭孰不歆艷謂非書生之所願欲非愚則誣伏念某

入仕三十九年安行州縣自作郡以前未嘗輒納堂闕  
當居閒之際未嘗輒請奉祠誠知分定不可苟求骨俗  
難以過望宣一日之力然後食一日之俸盡一歲之勞  
然後書一歲之考則坐卧可以安席夢寐可以寧神平  
生所求如此而已古人為官擇人使居官者必為實政  
後世以官賞功使受官者視為榮遇轉移之際已失本  
意然未有不登朝列而班躐禁近初無顯功而品越三  
等稍有知識必有私憂過計於其間矣士大夫辭免差

遣者為典故以其所當得者而言之容或文具若使實  
無履歷分甘冗賤譬之不入仕版驟選帥守不更州縣  
即持蕩節旁觀者之所必指愛助者之所必疑責未及  
任心已先驚況復疾病交攻藥餌不效論思獻納實無  
長策此所以蚤夜不皇憂畏震惕而不能自己也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新除大理卿并權戶部侍郎指揮  
檢照某前所陳請且與某祠祿差遣庶使養疴年歲可  
責後效須至申聞者

辭免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狀

照對某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曹彥  
約除煥章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  
四載偷安無非洪造一朝疏寵俾躡清班假以堯章次  
對之名增重京洛叢祠之命夢想不到驚媿交并伏念  
某學不通方才非適用感公朝過聽欲盡力於四方如  
小智自私不收功於十駕逮及桑榆之迫益增蒲柳之  
衰脫州縣之塵埃竊支離之薪粟書生得此足以養疴

公論謂何已為過分若乃處庶僚而瞻禁路譬之隔弱水而望蓬萊昔嘗因禹閭之故不勝跼地固已避孔墻而走隨即回天豈應投老之年當此非常之數比舊職更加於二等撫微躬莫稱於萬分內有歉於私心外難調於衆口與其貪於得而有負乘之禍孰若安於義而無顛覆之虞所有新除煥章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恩命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

辭免兵部侍郎兼修史恩命申省狀

照對某昨蒙誤恩特頒召命適當天氣嚴凝之際又有  
諸病交攻之窘不能就道頻具免章致蒙委曲生成給  
假一月感深涕零不能退避即已遵稟具申矣此者便  
蕃出命錫之異數武部小司馬之職既已真除國史實  
錄院之筆更令共二循牆避走庶幾從欲而播告丁寧  
尤更優異苟不振勵衰孱粉飾固陋不惟無以少露尊  
主之意亦將無以仰荅制命之義也今某所苦痰嗽雖  
未全復而足痛却免腫脹稍可步履給假既滿只得且

乘舟楫迤邐前進僥倖向暖服藥可以奏對但貳卿高選實佐夏官其在近比未有不經攝承可以直致者兩史院同修之官亦必自編修檢討而後序進更須真才實學乃入茲選若乃求自選方驟登清要處同列則有積薪之媿在公論則有維鵜之譏以榮為懼實非虛語竊見朝家故事有以次對奉祠得與朝請者即與見任扈從一同比之少常伯之任太史氏之官猶為有間不然則且以權侍郎職業養其資考遲以歲月立朝無過

然後隨衆序遷不為十手所指則受賜之大愈於越次  
躡等矣慮成煩瀆不敢更具狀奏聞須至申聞者

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無侍讀申省狀  
照會某近再具狀奏申乞收還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提  
舉佑神觀兼侍讀恩命今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  
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竊謂求歸  
而得職所以榮其歸求閒而得祠所以遂其閒以某困  
於疾病窘於曠廢求歸求閒皆如所欲其為愚分可謂



幸矣然而不敢受者則以職名之過高而內祠之猶在班列也某不敢旁取雜引以瀆朝廷之聽輒以其身所歷者剖析言之庶幾情實露於下而處分易於上也某曩在家居之時先帝以煥章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寵其晚景聖上新政蒙恩得召赴行在始除兵部侍郎又除禮部侍郎比之常時典故節節過分只此官職已自不足稱塞而況一年有半疾病沉綿不稼取禾負罪山積何緣更竊美職尚列近班若朝廷未有顯過

欲榮其歸則次對舊物已綴屬車豹尾之末若又念其  
未能忘祿欲遂其閒則崇福外祠尚有支離薪粟之受  
不必過為峻陟使之悸不自安將以眷之適所以憂之  
也區區如此不敢再具奏瀆疊渥天聽須至申聞者

辭免兵部尚書兼侍讀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辭免并申尚書省乞收回新除兵部尚  
書依舊兼侍讀恩命事本月二十日伏準十八日詔書  
不允者竊以武部建長即周官大司馬之職實掌邦政

必其實兼文武望重華夷可以排難解紛可以折衝禦侮非老而病者所能勝任疎且謬者所能稱職也梟自去春以來久病在告俾貳秩宗尚覺廢事改奉內祠得免朝參天地造化之賜可謂屢絕倫等矣使其勉強豈不願竭力圖報何至累累懇請大似方命正以筋力不逮疾疢併作苦口求歸皆是真實若乃位常伯而兼講席舍祝釐而供冗職旦而趨朝則足力有所不支夜而宿直則藥餌有所不便從易而得劇由簡而就繁與求

去本心大相背戾此所以恐懼震慄期得請而後已也  
所有新除兵部尚書依舊兼侍讀恩命委實不能供職  
恐瀆天聽不敢再具奏聞欲望朝廷檢點前後乞歸本  
末特賜敷奏使之早還田里免使久妨賢路不勝幸甚  
須至申聞者

